

浓雾正在消散

冯渊



踏浪 张永生 摄

学生在做早操。冬天早晨,寒冷的雾笼罩着四野。平日里枯寂的操场生动起来,不仅是几百个学生的呼吸,还有那些飘呀飘的雾。

操场的边界模糊起来,教学楼的底楼已经消失在雾里,楼房之外是焦赛湖,湖水之上也都是轻轻的雾,此刻我看不到,但是完全能想到湖水的样子。每天早操散了,我会将搓好的衣服,用竹篮拎着,到湖边的青石板上清洗。

这个平淡的早晨,所有的人在雾里都变得轻盈起来,稍远处的人则显得影影绰绰。学校里六十多名老师,五百多学生,住在一个大院里,不是人人都认识。这一瞬间彼此看不清晰,我无来由地觉得亲近,大概是对着那些影子感到亲切吧。

我住的这排宿舍后面有个老师,姓白。他是安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。在这个小镇上,镇长是他大学同学。我没有能力和他谈经济,但他有能力和我谈文学。他藏有一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1991年10月译林出版社的七卷本。此前,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上有个人叫马塞尔·普鲁斯特,此后我花了一个学期的业余时间读完了这七本书。

1992年9月开学,我调入这所高中,结识他。他跟我说西方现代诗歌的意象与象征,说这套七卷本的巨著主题十分复杂,但故事相当简单,就是斯万和奥黛特的爱情,以及“我”与他们的女儿希尔贝特,还有“我”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纠葛。

他讲话慢条斯理,概念清晰,每次谈话都让我很开心。小镇上识字的人常常看《读者文摘》,他读的是法国小说,这个还没成家的政治老师,真有意思。

镇上有邮局、书店、理发店,还有肉店、裁缝铺、小吃店。1990年代初,一些教师跑到广州、海南去了,还有一些调到县城去。白老师没有去广州、海南,也没有调进县城。

有些教师从校门走出去,跟街上所有的人打招呼,卖藕的,杀猪的,小酒店老板娘,上街买农药种子的农民,就没有不认识的。白老师微微昂着头,就没见他跟谁说过几句话。我原来看到白老师昂着头的样子,觉得有些清冷,也不去跟他打招呼;后来有机会说话,才知他读书很多,见识不同于一般人。

现在,我站在操场上。冬天的晨雾给了我一种错觉,让我渴望说说教学、买菜、洗衣之外的话,多接近一些内心另有天地的人。有时雾飘走了,几个人影清晰了;很快又一团雾飘过来,迅速淹没人群。我站在队伍外面,跟白老师聊天。

我穿了一套新买的牛仔服,白老师说,这个不太适合

你,不过,衣服有时会选择人,人也会塑造和驯服衣服。他讲话就是这样,清楚,却不简单。我说穿什么其实无所谓,对衣着并无讲究,对读书和理解人的复杂性更感兴趣。

白老师嗤嗤笑了,我也笑了。这句话说得有点言不由衷,又言不及义。穿上新衣服,我还是开心的;至于人的复杂性,这个话题太突兀了。普鲁斯特笔下的奥黛特、希尔贝特和阿尔贝蒂娜,这些人充满了不确定性;普鲁斯特的笔触,触碰了女性最深沉复杂、最微妙变幻的内心。男主人公斯万和叙述者“我”,在恋情里不断受伤,遭遇欺骗、背叛,被隔在真相的“黑色的帷幕”之外,对自己心中的疑虑,不能证实,亦不能证伪。整个小说就是一团永远不会消散的迷雾,作家不以揭穿谜底还原真相为目的,而对布设迷雾探索人性的复杂现状深深着迷。

远在法国的这些人,这些事,与我有何关系?我每天遭遇的是确定的人和事:简单、粗糙;明朗、清晰。

只有早上的浓雾是不确定的,深不可测的,又是温柔的,虚幻的。

我突然看到一个姑娘在早操队伍里。她不是学生,怎么会出现在操场上?

我认识她。

是镇上猪肉店的一个女孩,平时穿着黑色的皮围裙,头发扎在脑后,一束高悬。肉摊上是新鲜的猪肉,要一斤两斤,她手起刀落,很有准头,多一点,不割掉;少一点,大方添上一小块。镇上的姑娘要么学理发,要么做裁缝,她父亲开了猪肉店,不到二十岁的她,就做了小店主。

有一回她到学校玩,有人问她,你是做什么的呀?

我卖肉的。她朗声答道,眼神里满是自豪。公共场合的这种搭话,让我感到了一点放肆无礼,一点大胆妄为,但从她嘴里出来,却是坦率干净的。她很瘦,个头高,利利索索;脑袋不大,转动起来特别灵敏,眼神里全是笑意。

有一段时间,我从书店买好书之后,无意间就溜达到她的店铺前,然后才折回学校。这明显错误的行进方式,我回到学校才察觉,啊,我刚才

走了弯路。

她现在就在早操队伍里。没有穿校服,穿的是那件黑色的皮围裙,个头明显比学生高,不过,围裙没有影响她伸展腿脚、扭动腰肢。我站在侧面,看不清她的脸,那些该死的雾又弥漫过来了。早晨的空气很冷。她的身影在寒冷的雾里若有若无。我知道她就在眼前,仿佛能感受她的气息,但是,我看不清她。

她站在浓雾弥漫的操场上,我心里也弥漫出无边的雾霭来,又温柔又空茫。能看出她在队伍里,看不到她的脸。

这是某一瞬间的感觉。有时候,我只能意识到她在队伍里,根本就没有看到她,更不会有黑色的皮围裙,那种存在的感觉更像是一团雾,她没有具体的身影更不会有容颜,但我明确知道她是存在的——就在做早操的队伍里。

我是如何获得她在场信息的,是我亲眼看到的,感觉到的,还是谁告诉我的?不能细究,一追问,我自己先迷茫了。她在队伍里,在我能感受到的身边,这便是好。她在,冷而硬的操场在浓雾里一下子变得温和而亲切起来。我喜欢站在这里,甚至忘了白老师的存在。

阿尔贝蒂娜有个闺蜜,其实是她的情人,白老师说,当然,这也只是通过叙述者的眼光来猜测。

阿尔贝蒂娜?她的闺蜜?哪个情人?我一愣,脑海里此刻只有另一个真实的、温柔的影像。对不住了白老师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在反省,为何对她的容颜感兴趣,难道人心的复杂,会体现在面容上?仅仅对一个人的脸部着迷,太肤浅了吧。我们常常以面部轮廓和表情来区别人,她的面部既柔和又立体;看到她的面庞,就像如饥似渴的山羊饮到了溪边的清水。

阅读普鲁斯特,我以为能从小镇的空气里挣脱出来。最后,我还是像所有的伧夫一样,仅仅对人的外貌发生兴趣。如果不是这样,我试图了解过她的心灵吗?我如何走进她的心灵?这一切是确定的,还是不确定的?

我在学生早操的队伍外边,以

为看到了穿皮围裙的姑娘,她正被浓雾包裹,雾围绕着她旋转,整个操场上最后只剩下她被锁在雾里,学生都散去了,其他地方是大火焚烧以后的荒野,操场本来就在校园外的一块荒山上,刚平整过,略带红色的土壤裸露在晨风里。

雾聚拢在她身上,看不见她的身体四肢,只有头顶上的那束黑发高高竖着,只有一双雪白的鞋踩在新鲜的红壤上。

我想走过去,将她从浓雾里剥出来,跟她说几句话,送她回家。

白老师根本就没看到她,只对我说,走吧,要回去上早读课了。

我今天没有早读课,还有几件搓好的衣服要到焦赛湖里清洗。我要去看看湖上的雾。

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过程中,我设想另一个能对话的读者,我想和他,或者她,说说斯万的爱情。

斯万的爱情由无数欲念和猜疑构成,他老是在窥伺、嫉妒、愤怒,他总在咀嚼自己的痛苦。奥黛特、希尔贝特、阿尔贝蒂娜,在叙述者的笔下,这三个女子都在说谎,谎言背后是无尽的、看不见的深渊。

镇上姑娘的爱情是什么样子?那些质朴简单的姑娘,她们怀着原始的忠诚,心思坚定而固执,心眼不大,但不坏。小心眼能一眼望穿,一点坏脾气也无伤大雅。她们是终日辛勤的裁缝、理发匠、国营商店的营业员、邮局的投递员,或者还有我的同事,刚分来的大学毕业生,安安稳稳坐在宿舍里梳洗打扮,一辈子在小镇上生活得心满意足的人。这些姑娘的身后绝无深重的帷幕和黑洞。

我睁着双眼在镇上的大街走来走去,除了白老师,我找不到一个人说说阿尔贝蒂娜。——干嘛要说她?不说,也行。穿黑皮裙的姑娘,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小镇上,我们处于平行的世界里。她对我的世界没有兴趣,我对她的面容、身姿进而对她的世界发生了无根由的兴趣,我为这种不能解释的兴趣感到一点羞耻。

但是,她真的出现了。这是1993年暑假,天气转凉的八月,我开了电风扇睡在竹凉席上,后半夜气温下降,风扇还在呼啦啦吹,持续的凉风让我做了一个长久的、浓雾覆盖的梦。太冷了,终于冻醒了。

我对这个穿黑色皮围裙的姑娘一点都不了解,见过几回面,几乎没有说过话。我并不想和她讨论阿尔贝蒂娜,她也不会对近百年前的那个异国女子发生兴趣。但是,这个开始降温的晚上,我结结实实做了一个寒冷而虚幻的梦。对,连梦都是虚幻的,梦中她就没露过一次脸。我承认,我站在操场边上,感受她来过,那是扎进我皮肤里的一根细小的刺。

两年以后,我离开小镇时,她出嫁了,嫁给镇上的兽医。她从父亲的店铺独立出来,自己做老板,开了肉店,小店名字叫:瘦姐姐鲜肉铺,生意很红火。

